

自 1955 年 2 月 8 日，金庸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在《新晚报》开始连载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金庸小说已成为香港大众文化的重要部分，深入人心。

金庸小说徘徊于雅俗之间，既是大众追看的流行连载小说，及后更改编为电影和家喻户晓的电视剧集，金庸小说又是大学学者重视的香港文学作品，以至地位崇高的华文长篇小说精品。

武侠小说可以上溯至《史记》的《游侠列传》和《刺客列传》，唐人豪侠小说如裴铤的《聂隐娘》和杜光庭的《虬髯客传》，元明之间的《水浒传》，以至清代侠义小说如《七侠五义》和《圣朝鼎盛万年青》，到 1915 年，林纾（林琴南）在《小说大观》第三期的文言短篇小说《傅眉史》，就是最早标明为「武侠小说」的发表作品。此后，「武侠小说」之名传遍中华大地，民国武侠小说名家平江不肖生、赵焕亭、还珠楼主、白羽、王度庐、郑证因等人的佳作接踵而出。¹

粤港派的技击小说也别有个性，邓羽公、朱愚斋、我是山人、念佛山人多写少林弟子故事，也令黄飞鸿和方世玉成为香港地人所皆知的武林中人。²直到白鹤派第二代掌门陈克夫与太极拳宗师吴公仪在澳门擂台比武，催生了梁羽生在《新晚报》连载发表的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，从此打开新派武侠小说的局面。粤港派的技击小说就开始偃旗息鼓。

回头看二十世纪的下半叶，连载小说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一部分，但在大众媒体主导的景观社会（Society of the Spectacle）和消费社会中，影像的影响力无孔不入，其中电影和电视剧的吸引力最为深广，连带电视剧集的主题歌曲，也街知巷闻，流行甚广。

先谈电影。金庸本人是多面手，不单是小说家和报人，也是电影编剧，金庸小说改编为电影，始于 1958 年，峨嵋影片公司的创业作正是《射鵰英雄传》，其后李晨风、李化、张瑛和杨工良都执导了金庸小说改编电影，可是碍于制作缺乏资源，武术设计未见特色，作品水平难言上乘，但民族情怀并不付之阙如。

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粤语片式微以至告终，国语片独大一时，曾经独占鳌头的邵氏电影公司一直出品武侠电影，随着佳艺电视在 1976 年推出电视剧《射鵰英雄传》和《神鵰侠侣》，邵氏就开拍了三集《射鵰英雄传》，由张彻导演，其后改编了多部金庸小说，由不同导演执导，可是千人一面，剧力薄弱，艺术水平不足。

1987年，许鞍华的《书剑恩仇录》和《香香公主》才算是具有代表意义的金庸小说改编电影，值得注意结局的悲剧感怀，跟原著大相径庭。踏入九十年代，胡金铨、徐克、程小东、李惠民合导的《笑傲江湖》，已偏离原著不少，程小东执导的《笑傲江湖 II 东方不败》更甚，到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，情节与小说已南辕北辙，仅余东邪和西毒的角色名字，这些九十年代电影，反映出后现代颠覆经典文本的创作头脑。³

次谈电视剧。佳艺电视和无线电视先后拍摄过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而最成功者莫过于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无线电视剧集，例如1982至1985年先后推出了梁家仁、汤镇业、黄日华主演的《天龙八部》、黄日华和翁美玲主演的《射鵰英雄传》、刘德华和陈玉莲主演的《神鵰侠侣》、周润发主演的《笑傲江湖》、梁朝伟和刘德华主演的《鹿鼎记》、吕良伟主演的《雪山飞狐》，一一构成了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。

电视剧集的主题歌曲每晚准时播放，上述剧集的主题歌曲〈俩忘烟水里〉、〈万水千山纵横〉、〈铁血丹心〉、〈一生有意义〉、〈世间始终你好〉、〈何日再相见〉、〈笑傲江湖〉、〈始终会行运〉、〈雪山飞狐〉，由顾嘉辉作曲、邓伟雄或黄沾作词，全都深入人心，一再为歌手翻唱。

流行文化与大众社会心理互为表里，金庸小说由民族英雄故事开始，到最后由反英雄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结束。《书剑恩仇录》和《射鵰英雄传》的汉族情怀，逐步褪色，而《鹿鼎记》中手段多端的主角韦小宝，正好是典型的香港仔形象。

自二十世纪末，金庸小说更与青年人喜爱的流行文化结合，漫画绘本、电脑游戏、线上游戏推陈出新，日新月异，证明了金庸小说的文化生命力，生生不息。

¹ 关于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，可参考陈平原：《千古文人侠客梦—武侠小说类型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2）以及叶洪生：《叶洪生论剑：武侠小说谈艺录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，1994）。

² 黄仲鸣：〈我武维扬：粤港派技击小说的兴衰〉，《百家文学杂志》第十九期，2012年4月15日，第63至73页。

³ 关于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，可参考郑政恒：〈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：金庸小说与香港电影〉，收于郑政恒主编：《金庸：从香港到世界》（香港：三联书店，2016）。